

传奇卡帕

(美) 罗伯特·卡帕 著
陈晓华 陶然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ROBERT CAPA/PHOTOGRAPH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卡帕 / (美)卡帕著; 陈晓华, 陶然译. — 北京: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80501-441-8

I. ①传… II. ①卡… ②陈… ③陶… III. ①摄影集—美国—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36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1-7844

责任编辑: 黄雯雯

装帧设计: 柴维娜

责任印制: 张羽

传奇卡帕

CHUANQI KAPA

(美)罗伯特·卡帕 著

陈晓华 陶然 译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501-441-8

定价 9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Robert Capa Photograph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6 by Aperture Foundation, Inc.
Compilation—including selection, placement, and order of the text and images—copyright©1996
by Aperture Foundation, Inc.; Photographs copyright©1996 Estate of Robert Capa; Foreword
copyright©1996 by Henri-Cartier Bresson; Remembrance copyright©1996 by Cornell Capa;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openings copyright©1996 Richard Whelan.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罗伯特·卡帕
ROBERT CAPA



EASTMAN

KODAK

NITRATE FILM

PANCHROMATIC

EASTMAN

KODAK

PANCHROMATIC

NITRATE FILM





传奇卡帕

ROBERT CAPA/PHOTOGRAPHS

序言 (法)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追忆 (美) 康奈尔·卡帕

前言 (美) 理查德·惠兰

(美) 罗伯特·卡帕 著

陈晓华 陶然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对我来说，卡帕身着光彩夺目的斗牛士服装，却不是为了杀戮；
一位伟大的战士，他一直在慷慨地为自己和他人 在旋风中战斗。
命运决定了他在最耀眼的时刻坠落。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前页(由前及后):

丹麦哥本哈根, 1932年11月27日, 列夫·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正在给丹麦学生作有关苏联革命历史的演讲。卡帕关于托洛茨基演讲的报道是他的首部公开发表的作品

空袭警报响起, 人们匆忙寻找避难场所,
巴塞罗那, 1939年1月

四月春会 (西班牙传统节日),
塞维利亚 (Seville), 西班牙, 1935年

右图:

罗伯特·卡帕在巴黎, 1952年
照片由露丝·奥肯 (Ruth Orkin) 拍摄



我的哥哥罗伯特·卡帕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乡村，

那里的人说着只有本地人才能听懂方言。

可是他却致力于周游全世界，

并用摄影这种国际语言与人分享交流他的经历和感受。

鲍勃常常对其他摄影师们建议：

“要喜欢人们并让他们知道这点。” 一直以来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鲍勃比我大五岁，他常常激励和鼓舞我，并且让我明了手足之情的真谛。

我的哥哥用他的生命和作品构筑了一个见证，

证明了那些他所遇到的挑战和赢得的冒险——除了最终那次。

留在他身后的，

是他独一无二的传奇经历和一份鲜活的视觉的明证，

证实了他独有的对人类的忍耐力以及偶尔的征服力的信心。

——康奈尔·卡帕

前言 理查德·惠兰

1938年12月,享有盛名的英国 *Picture Post* 杂志用整整8页的图片报道了西班牙内战,并宣称图片的拍摄者——当时年仅25岁的罗伯特·卡帕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卡帕逝世40年后,人们再次被卡帕拍摄的五大战争的图片中透露出的非凡力度和动人描绘所震撼,认定卡帕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当年的荣誉实至名归。但是卡帕并非单纯被归类为一位战地摄影师,正如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他捕捉到的图片,都饱含着温暖、智慧以及宁静的欢愉。他的某些照片表达出的抒情诗般的气质,如同他的朋友安德烈·柯特兹(*Andre Kertesz*,著名摄影师,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作品一般柔美,而某些瞬间却又像他的另一位朋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所捕捉到的一样,透出一种强烈的果敢。我们对卡帕错综复杂的摄影报道经历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意识到相比其他艺术摄影师,卡帕在敏锐性、充沛的感情力度以及视觉冲击力方面要远远超越他们。

然而,战地摄影仍然是卡帕作品中的绝对核心。除了报道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1938年卡帕还曾经在中国度过了6个月,记录下了中国对侵华日军的抵抗。其后,卡帕奔赴欧洲战区,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945年),以色列独立战争(1948年)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1954年)。1954年5月25日,在跟随法军前哨部队在红河三角洲拍摄时,卡帕踩中杀伤性地雷遇难,年仅40岁。

卡帕痛恨战争,因为它给卷入其中的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他自身所遭受的那样。卡帕非常勇敢,很适合野外残酷的军事生活,但他本质上仍是个和平主义者,经常说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战地摄影师这一职业不再被需要。因此为卡帕举行贵格会派(基督教教派,反对暴力,宗教仪式简单且无神职人员)的葬礼是恰如其分的。

和卡帕深深地憎恶冲突一样，卡帕同样充满激情地意识到，如果战争已成为无法逃避的现实，那么对于正义的一方来说最关键的是赢得胜利。因此，为了帮助西班牙政府获得政治支持，卡帕拍摄的照片不仅展示了在困难重重的形势下，战士们的勇气和决心，更反映了他们在悲惨境况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通过向世人展示战士们在战壕里冻得瑟瑟发抖，在雨中喝汤的景象，卡帕让人们看到这些英雄也都是些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从而引发观者的同情与支持。卡帕的焦距对在被拍摄者的脸庞和姿态上，让观者体验到了一种被席卷其中的微妙感受，似乎突然之间自己也置身于战争当中。或许正是这种对于当下处境的直接反映唤醒了那些本来对意识形态冲突并不在意的人们，促使他们纷纷发起募捐或是投身到政治性的示威行动中去。

卡帕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拍摄了西班牙共和军士兵被击中的一瞬间。这张照片于1936年9月首次公开发表，此前从未有人看到过这样的照片。早前的战争摄影几乎总是静态的和远距离的，一成不变。即使是在距西班牙内战发生前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标准相机仍然是中画幅的、皮腔可延伸的格拉菲相机，使用4×5英寸的底片。这样的相机太醒目，用它来迅速完成偷拍几乎不可能，对拍摄者而言也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艰苦的环境下不便于携带转移。对比之下，卡帕的35毫米的徕卡相机隐蔽性高，给了他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带着他的相机，卡帕彻底投身到战争的动乱中，这是以前从未有人能做到的。

卡帕的图片如此贴近战争，震撼力之强仿佛能够感受到大地在颤抖，这可能也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原因所在。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拍摄记录了战争中的无辜平民尤其是儿童遭受到的巨大苦难。当炸弹呼啸着落在马德里、汉口、伦敦的居民住宅区时，卡帕都在现场。但是他却极少拍摄死亡和重伤的人；相反的，他更多地聚焦在幸存者身上。即使失去一切的痛苦令人麻木，毁灭可怕得难以置信，这些人仍然挣扎着求生。

无论拍摄的是士兵还是平民，卡帕的照片都呈现出一种独有的亲切和简洁，也令观者感受到他的悲悯和设身处地的同情。

他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品质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因为他拍摄的那些场景与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十分相似。卡帕曾被迫离开故乡匈牙利，度过了一段政治流亡生涯，后来又为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逃亡，在柏林和巴黎饱受饥饿之苦。卡帕一直支持着自己深爱的女友格尔达·塔罗，帮助她凭借独有的天赋成为了新闻记者。塔罗却在1937年报道西班牙内战时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卡帕一直坚持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前线的战争。拍摄以色列独立战争时，他却得到了很多亲人已在奥斯威辛遇害的消息。毫无疑问，卡帕对于自己的拍摄主题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获得切身体会。

现代战争的恐怖之处在于人性的沦丧。士兵们随时可以拿起手中的杀伤性武器制造可怕的毁灭，仅仅因为他们早已被洗脑：他们手下的受害者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种类——敌人。卡帕的策略就是试图恢复战争中的人性，强调正在承受战争磨难的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令无助于现实的观者感同身受。面对一场战争，或是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一个人可能会感觉到绝望和麻木。但是当人们看到照片里那些挣扎在痛苦和危急关头的个体，最自然的反应往往是伸出援手。

卡帕一直都理解，正如他所说的，“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靠得不够近”。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捕捉记录下个人的姿势和面部表情，才能传达出真实的战争的感觉。正如他的朋友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著名美国作家）所言，卡帕“知道人们拍不到战争，因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他选择将镜头对准战争之外的东西，并由此成功地拍摄出了战争的情绪。他能够通过一个孩子的面孔展现整个人类的恐惧”。

矛盾的是，尽管卡帕拍摄战争是为了帮助他深深信仰的那一方——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中国人、“二战”中的同盟国、以色列独立战争中的犹太人——但他的同情却超越了信仰，延伸到卷入战争的每个人。卡帕本身就是一位无国籍人士，因此可以说是中立派，这与现实的复杂性十分相似。

卡帕从不隐藏自己的同情心，例如，卡帕曾以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为题材拍摄过一些照片，这名士兵曾在意大利被美国军队俘虏；照片和标题都以这些无辜和不关心政治的男孩子们为中心——他们来自学校或是农场，只经过简单培训，装备不齐全就投入战场。他们的战友很多都已经死于战争杀戮。尽管这些年轻的士兵属于“敌人”，他们仍然是——对独立的个体来说——恐怖的战争暴力的受害者。

同样因其悲悯之心而著名的还有卡帕 1944 年以一个法国沙特尔（Chartres）的年轻女人拍摄的照片。这个女人生下了德国士兵的孩子，被视为受恶魔折磨的圣母玛利亚。作为惩罚，人们剃光了她的头发。这张照片看上去和传统名画《无辜的大屠杀》（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颇为呼应，但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卡帕对绘画并不感兴趣）。其中的相似之处尽管是无意识的偶得，却刚好与卡帕的意图相契合，因为他对受害者和她的小孩倾注了怜悯之心。

卡帕作品中的伟大力量，究其根本来源于其独特的个性。正如大家所说，卡帕是一个非凡的人——极其慷慨、敏锐而又充满乐趣。他蔑视一切谎言和装腔作势，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对卡帕来说，“艺术家”首先是个不实用，甚至会引起麻烦的标签。20 世纪 30 年代，卡蒂埃-布列松对超现实主义摄影发生兴趣，有意在图片社出版一些此类作品。卡帕曾就此事建议布列松：“如果你把自己当做艺术家，那你就得不到任何委派。把自己当做摄影记者，去为所欲为吧。”

卡帕有着真正的艺术家精神：他总是在工作中表现出过人的才智、激情、技巧、敏感度、天赋和优雅。从他对五大战争和其间穿插的和平时期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卡帕始终践行着自己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承诺，以及他对于图片强大的视觉影响力的不懈发掘。包括马德里的围困、侵华日军的汉口轰炸和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在内，卡帕拍摄的这些照片一直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权威视觉记录，同时也凭借着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品质超越了历史的细节。



法国 FRANCE 1936—1939

卡帕于 1934 年秋天来到巴黎，盼望着能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取得成功。然而，他在这里最早结识的却是“饥饿”，只有来自蒙帕纳斯的难民联盟的友情支援才能略微减轻饥饿的痛苦。之后不久，他遇到了年轻的德国姑娘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与卡帕坠入爱河的塔罗实际上还扮演了卡帕经纪人的角色，她建议卡帕要更为严肃地对待工作。深入体会到巴黎独特的城市魅力之后，卡帕爱上了这个城市和法国人民。作家克里斯托夫·伊斯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 1938 年写到卡帕时甚至说他“比法国人更法国”。

1936 年的春夏之间，卡帕报道了纷繁复杂的巴黎人的大游行、集会和静坐罢工，这些活动均围绕着由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等组成的知名政党联盟——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选举而展开，各个政党联合起来正是为了共同对抗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卡帕拍摄的这些重大事件的照片逐渐让他崭露头角。

除了记录这些社会剧变，卡帕还把镜头对准了非政治性的主题——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的退伍老兵协会（Gueules Cassées，意为“破相的脸”或“被殴打的脸”）到发明专利博览会不一而足，而其中大多注定会被人们遗忘。这些图片生动刻画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巴黎人的古怪生活。